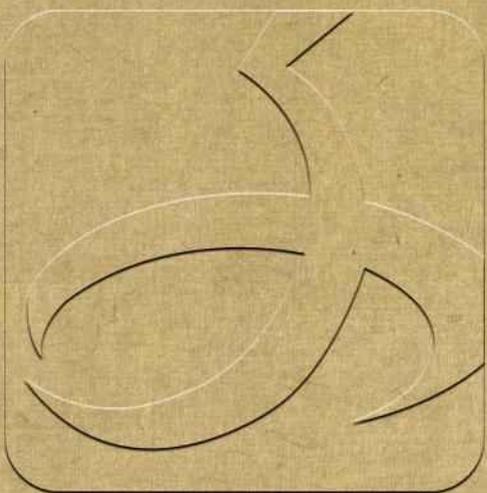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Inches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8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44-5357
3141
=7



客座贅語卷七目錄

海忠介公

東橋先生友誼

子新字

曾大父釋盜

天上見龍

馬文璧竹枝詞

姚叙卿先生

畫品補遺

夢徵

水異

崔老數學

鐵塔寺

永慶寺

書品補遺

自草墓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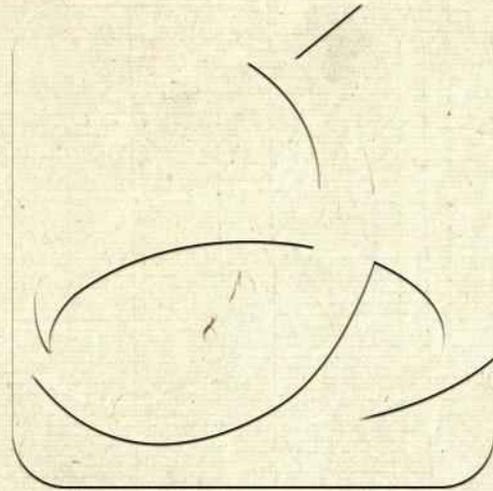
吳公擇婿

仲衡厚德 二則

家居進士為考試官

先賢著述

金陵人金陵諸志



4222180

南京諸志

吳小仙

楊公文鑒

生殯

黃許二老人

丹厓隱德

白塔

王襄敏公不易居

劉清惠公軼事

少治先生里居

水田詩句

南都舊日宴集

金陵諸臺

辛水東流

神敬貴人

路傍甲士

南都諸醫

守吉奇治

艾千戶

報恩寺塔

異僧

掘地得古鏃斗

巡城

輿馬

俗侈

女肆

玄武靈籤

龍龕

產怪

白兔白猿白鼠

紅鵝

烏龍潭

盧苑馬

讀書五色筆

盛仲交

小九華

梁八老

欽天監爲順天府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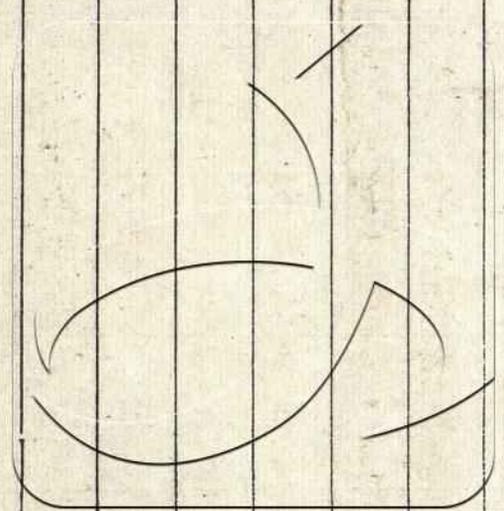
沈侍御

王奇

王元吉

王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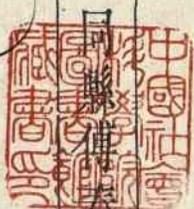
李疑



客座贅語卷七

明江甯顧起元輯

海忠介公



同縣傅春官校刊



海忠介公爲南右都御史風猷肅然與李敏肅公管察
 事秉公持正卽權貴關白畧不少狗留都清議因之愈
 重一日因送表向三山門內一孝廉家借坐孝廉家屋
 極壯麗憚公清嚴聞其來盡撤廳事所陳什物索舊敝
 椅數張待之人謂有楊縮令人減騶徹樂之風公每出
 行所至人必擁輿左右聚觀之婦人童孺咸嚙呼鼓儻
 卽司馬溫公之入汴不是過也其初來涖任止攜二竹
 笥簪舟泊上河人猶不知嘗病延醫入視室中所御衾

幃皆白布蕭然不啻如寒生後薨於位以如是人品乃一給事中從臾一督學御史以柱後惠文彈之嗟乎坐烏臺中呵佛罵祖者豈獨一張商英哉

東橋先生友誼

王逢元子新父南原公韋與東橋先生友視子新猶子也南原公逝子新一日答莊戶邂逅致死子新懼夜攜其妻叩先生之門告曰吾違人命事將遠遯以吾妻累叔父先生日毋遽爾我爲若解之秉燭作書數函亟遣人投於當事者比天明已得從輕發落矣公愛子新之才廳事書室中屏幃必子新之詩與字或問公何偏愛子新乃爾先生日不然子新詩才實高其書真度越流

輩耳蓋欲爲之延譽也又人有丐先生文者先生輒命以其潤筆物送子新而子新多狹邪游得卽費諸倡家赤貧如故先生雖知之終弗倦也余內舅少治王公爲先生門下士親爲余言如此

子新序

東橋先生寄子新過秦樓詞云虎臥天門龍騰鳳閣書法王家原妙畫爛衣襟磨乾池水透得舊來鬪竅更狂僧醉聖探奇掇雋從橫顛倒愛青年方盛高名歟起萬人稱好嘆拙手勉強挑戈依稀撥鐙那識就中天巧欲取金丹并攜洛賦子細從君論討只恐揮毫遲留迅疾肘腕不禁衰老判千金買紙如山倩渠長掃又跋其所

書蘭亭卷云吾國王子新英年適起遂擅海內書名或
者議其真書稍肥余謂莊重沉着脫去佻巧獨得鍾王
遺法賞愛爲極其爲之標譽如此

曾大父釋盜

曾大父方竹府君嘗冬月夜起庭中便旋仰面見樹上
棲一人呵問之其人懼而墜地匍匐不敢起府君頗視
之鄰家子也慰撫之曰爾雖貧柰何爲此爾第歸質明
來當有以濟爾翊日密與其人錢粟去終不爲人言後
病易簣時呼先大父與伯祖戒之曰人不勤苦自立一
且饑寒迫身斯爲所不可爲者有矣如我所遇鄰家子
是也因具言其事徵其姓名卒不答曰爾輩第臆爲戒

可耳何用知若人此與王闢之澠水燕談曹州于令儀
事正同

天上見龍

沈頤貞先生名九思舉嘉靖癸卯鄉試上公車曰其父
蚤起送之行至北門橋唱經樓口見空中有龍天矯而
行頭角鱗鬣分明畢見懼而潛於道傍屋檐下須其過
乃出時以爲瑞已而頤貞卒於京邸龍乃咎徵曾見占
候書李衛公望江南云凡出行遇水族蛇虺之屬多不
吉此非其類耶

馬文壁竹枝詞

楊廉夫西湖竹枝詞一卷所載名士甚多中載馬琬字

文壁秦淮人自少有志節詩工古歌行尤工諸畫皆其
天姿之所出也其竹枝詞曰湖頭女兒二十多春山雨
點明秋波自從湖上送郎去至今不唱江南歌頗見婉
麗此亦金陵詞人之一也惜它作不多得耳

姚叙卿先生

姚叙卿先生年二十餘舉嘉靖丙辰進士官太守再出
以事忤江陵意罷歸優游里中垂三十年以詩文書法
自娛所著有錦石山房稿其文不事谿刻而清真恬淡
類其爲人詩亦與文埒字結構師歐陽詢勁媚道雋家
富而工賞鑒所儲古畫鼎彝之類甚夥屋室花石雅致
獨絕一代之偉人也嘉靖乙卯先大夫與先生同補博

士弟子余以通家子侍先生最蒙賞譽嘗爲詩贈余以
貢赴試闕下今猶藏之笥中

畫品補遺

金陵瑣事載國朝金陵畫品備矣然尙有數人焉宋臣
字子忠號二水善畫山水人物遠宗馬遠李唐近效戴
進吳偉極妙臨摹元宋名筆皆能亂真載圖繪寶鑑又
有朱希文者善畫梅花與林旭同時見陳中丞鎬金陵
人物志陳別駕綱號遲宜子善畫蒲桃其配金夫人善
水墨畫所作蕃馬峭勁如生萬曆中王元燿者以貲郎
官四川藩幕善畫從文氏父子入門後學郭熙巨然倪
迂等皆有其家法鑒畫亦有獨見舊院妓馬守真號湘

蘭工畫蘭清逸有致名聞海外暹羅國使者亦知購其畫扇藏之

夢徵

先大夫萬曆甲戌赴試在月初一日抵徐州旅舍夢一人手持數錢禱於神曰六個錢作狀元覺而意之必已中二甲前其六人前乃狀元也已中會試第四十名而孫公繼臯第三十三名爲鼎元和去恰六人其巧合如此

水異

萬曆戊申夏大雨駢作江水氾濫從來所未有也張韞甫爲余言鼓樓旁有園丁以篲蓬苦龍鋼一日偶揭視

之見龍上有一龍蟠曲之蹟鱗甲爪鬣纖悉畢具又江上有漁人遙望水面一葦席浮至近視之上有小兒坐木車中生可數月耳葦席下羣蛇蜿蜒蟠結負之漁人遂收此兒育爲己子

崔老數學

嘉隆中老學究崔自均者焦太史先生之親也善起觀梅數多奇中焦鏡川大尹當歲考時間以名次崔占之曰某日出案則第二人如出某日則第一矣已而果第一詢之則某日前原是第二是日後方置諸首也先大夫庚午秋闈後往扣之甫入門值崔送客出已入向先大夫曰得母爲科第事來乎不必占吾已得公數矣必

中無疑第名次在榜後耳先大夫中一百三十名不知
崔所挾何術也

鐵塔寺

鐵塔寺劉宋名延祚寺宋之正覺寺也王荆公嘗於寺
西作書院有軒名籀龍法堂西小室爲宋高宗元懿太
子勇攢宮金陵志稱建炎三年三月苗劉兵變四月高
宗復位幸江甯府駐神霄宮改江甯爲建康府六月立
勇爲太子偶宮人持金爐誤墜於地太子得驚疾遂不
起高宗立斬宮人權厝於寺按此所紀甚詳明太子固
以疾薨也劉後村詩細認苔閒字方知鑄塔時不因兵
廢壞似有物扶持古殿人開少深窗日上遲僧言明受

事相對各攢眉蓋野史載張魏公因苗劉僞立太子事
并其乳母生瘞之高宗晚年無子深以爲憾有寧死不
用張浚之語夫史明載高宗反正一月後方冊明受爲
太子矣立而又何爲殺之且兵變在臨安非建康也乘
輿反正冊立東朝太子稚幼無知魏公何忍爲此羅景
綸鶴林玉露載之甚具信乎其爲齊東野人之語矣

永慶寺

永慶寺有磚塔五級相傳爲梁永慶公主所造考前志
俱不載元人金陵新志第載永慶禪院耳而于紀烏龍
潭下注云在永慶寺前其專名之爲寺不知自何時梵
刹志云國初徐都督增壽重建請賜額此寺所由名也

人言寺基舊廣甚西至今京都旗手大倉東至北門橋
又云倉中有石碑今不知所在寺南有謝公墩正在治
城北 太白所咏處

書品補遺

瑣事載金陵前輩書法亦有遺者國初劉中翰理子素
孫良三世能書皆官中書舍人羅參議麟明敏善書劉
千戶蒼能爲趙松雪書沈休齋鍾書道勁盈尺竟壁無
傾斜朱參議貞幼工楷法晚變爲行益妙陳自菴欽字
工人多珍愛之黃珍書學徐九峯能亂真陳別駕鋼號
遲宜子書法褚河南所摹蘭亭奕奕有致又嘗書小詩
於牡丹花玉簪花瓣子太史沂手背而爲冊至今猶存

王太守可大行書法趙松雪大數寸者尤佳余有所書
陶詩一幅風神道勁上逼古人今世不多見也朱太守
音行書師鐵門限圓媚流麗翩翩動人李明府登行書
學聖教序結構不失小篆學嶧山碑于鍾鼎文尤妙說
者以爲豐南禺之後一人

自草墓志

自草墓志示不求於人自盧苑馬壁黃吏部甲楊太學
希淳外如王僉憲麟年八十三王太守可大年七十九
皆自草志而太守之銘文尤爲奇偉許奉常穀亦自草
行述至劉清惠公又預求王公廷相作墓銘此公慣作
此出塵外事也

吳公擇婿

周約菴尙書父衛軍也家於交石吳尙書之側開小酒肆尙書十許歲時赴塾師常過吳交石尙書門吳公目而器之因許妻以女一日召其飲坐上果有藕杏吳公出對句云緣荷方得藕周公應聲云有杏不須梅坐客盡驚吳公常語其夫人曰此子名位後當勝我已而果然

仲衡厚德

丁仲衡璿有長厚名舉永樂甲申進士官至都御史爲主事時御史張政過其門適邏者來報聞公失璿今獲盜者需公認公曰吾家未嘗失也辭不往政問故公曰

時禁盜璿者死寧亡吾璿不忍其死也張歎曰公仁人也因薦起爲御史

仲衡爲御史巡陝右時有行人被酒入察院侮罵臬司皆不平謂公宜劾奏之公曰是醉耳不足校也明日行人果詣公謝臬人悠然服其量

家居進士爲考試官

陶希文舉正統丙辰進士以親老耳疾遂辭歸不仕然嘗應天順己卯成化辛卯浙江河南聘典鄉試於時士大夫不拘見任家居者皆得爲考試官皇甫錄皇明紀畧云楊少卿以服闋主浙江鄉試陽明先生爲刑部主事以病痊入京爲山東聘主鄉試當時事例固與今復

客座資語

卷七

七

異矣後言官有論劾楊與王者遂廢

先賢著述

金陵前輩多有著述今類堙滅不恒遺見矣暇常摘其尤著者記之其嘉靖以來後裔尚有存稿不悉贅也湯叅將胤勣有東谷集蔣樵林主孝有務本齋詩樵林摘稿蔣慎齋主忠有慎齋稿金陵紀勝續貂小稿詩法鈞玄陶進士元素有萬竹山房稿史雋華山雜著張文僖益有文僖公集倪文僖謙有玉堂稿上谷稿歸田稿南宮稿遼海編金太守潤有靜虛稿南山十秀集心學探微子司寇紳有雪心稿青瑣獻納稿江西巡視稿王公濬有嘉遜子集吳進士理有石居遺稿童尙書軒有清

風亭稿枕肱集海嶽涓埃論蜀稿籌邊錄夢徵錄沈僉事琮有休齋稿朱參議貞有息軒稿徐公遠有居學齋集王參議徽有辣齋稿史疑引笑集丁太守鏞有石崖集金竹溪銀有竹溪集蔣侍御誼有經緯文衡續宋論紀行錄石屋閒鈔吹映餘音懋翁新錄姚太守黼有休齋集任憲僉彥常有克齋稿沈憲副鍾有休翁詩集思古齋文集倪文毅岳有清溪漫稿董學博宣有青田雜錄吳尙書文度有交石稿賀友菊確有友菊詩集李僉事旻有容菴稿金都憲澤有容菴集李知府昊有坦拙稿謫居集徐參議珩有石林稿王吏部鑾有西冶遺稿陳都憲鎬有矩菴漫稿陳學憲欽有自菴集海山聯句

集王太僕韋有南原家藏集金太守賢有春秋紀愚春
秋或問黃長史琮有宗說求志稿行義稿楚征日錄青
田稿謫游稿郟城稿嶺南日課續課東歸稿乞養堂稿
顧尙書璘有國寶新編近言顧氏七記浮湘稿山中集
息園集憑几集登衡小記劉尙書麟有清惠公集顧副
憲璪有寒松齋集陳太史沂有翰林志誨似錄游名山
錄晤言詩談拘虛集雜楨錄畜德錄存疾錄詢芻錄語
怪錄善諱錄梁尙書材有端肅公奏議許山人陞有嘉
會齋稿徐山人霖有端居咏遠游紀北行稿皖游錄古
杭清游稿麗藻堂文集快園詩文類選中原音韻注什
續書史會要謝山人承舉有采毫錄東村稿西游稿在

客稿日得錄廣陵雜錄湘中漫錄沈封君琪有雪厓詩
王襄敏以旂有漕河撮稿督府稿奏議周襄敏金有上
谷榆陽二稿徐王孫諒有居雲稿陳揮使鐸有雪香亭
稿秋碧軒稿張揮使維有青藜閣稿余侍御光有古峯
集史廷直忠金元玉琮有江南二隱稿李副使熙有尙
友集明農稿張孝廉翊有元名臣言行錄宋臨奠錄顧
居士源有玉露堂稿陳參岳鳳有大事記舟談感遇篇
清華堂稿摘存欣慕編宛地梓羅太守鳳有延休堂漫
錄高郡丞遠有飲虹稿張憲副鐸有秋渠詩司馬憲副
泰有蔭白堂稿百卷謝方伯少南有河垣稿謫台稿粵
臺稿胡太史汝嘉有沁南稿王太守可大有三山彙稿

三山續稿國憲家猷陳明府芹有鳳泉堂稿忠孝說義
子野集沈侍御越有麓村詩草韓峯隨筆新亭漫稿澶
淵雜著聞見雜錄春秋傳集解春秋分國便覽宋史詳
節諸史撮抄三黨編藩鎮傳詞譜續集附餘金孝廉大
車有子有集弟大興有子坤集殷宗伯邁有逍遙訣山
窗漫錄懲忿室慾二編閒雲館野語金山人鸞有徙倚
軒集蕭爽齋詞集許奉常穀有奉常稿歸田稿盧苑馬
壁有治漳備忘錄關中集兩山墨談客窗閒話東籬品
彙李儀部逢陽楊太學希淳有李楊二子遺稿廖工部
文光有萬曆統天賦玄夷集李明府登有冶城真寓稿
姚太守汝循有錦石山齋稿黃吏部甲有蟄南編年集

李臨淮言恭有貝葉齋稿青蓮閣稿余學士孟麟有學
士集杜山人大成有晞真集盛太學時泰有游吳雜記
游燕雜記大城山全集玄牘記劉學博士義有新知錄
卜州守鏗有三華館集鄭太守宣化有成趣園集宋僉
憲存德有鴻雪稿管檢校景有西浦稿向州守巽有二
淮稿李經歷曉有賓柳亭稿丁學博璽有希山吟王隱
君可立有詩集小程吏引睡集羅主簿燾有淵泉集何
參知汝健有竹素園稿子參知湛之有疎園集侍御淳
之有足園集方山人登有半蒼軒稿盛文學敏耕有軒
居集殷郡丞康有雲樓稿陳京兆時伸有百篇詩倪明
府民悅有江上稿葛文學如龍有竹護齋集陳文學弘

世有延之詩集

金陵人金陵諸志

陳太史沂有南畿志應天府志徐髯仙子仁有南京志
劉雨有江甯縣志李明府登有上元縣志江甯縣志焦
太史竑有京學志陳太史沂有金陵世紀金陵圖考焦
太史竑有金陵舊事周文學暉有金陵瑣事續金陵瑣
事二續金陵瑣事王隱君可立有建業風俗記陳中丞
鎬有金陵人物志陳參議鳳有欣慕編王太守可大有
金陵名山記陳太史沂有獻花岩志金山人鑿有棲霞
寺志盛太學時泰有金陵泉品方山香茅宇志大城山
志祈澤寺志牛首山八志僧海湛有雨花臺志

南京諸志

其不係本地人所著者則南部吏部志戶部志禮部志
兵部志刑部志工部志通政司志太常寺志南雍志舊
京詞林志光祿寺志船政志船政新書江防考後湖志
金陵玄觀志金陵梵刹志

吳小仙

吳偉字次翁江夏人山水人物入神品性戇直有氣岸
一言不合輒投研而去成化中成國公延至幕下以小
仙呼之因以爲號憲宗皇帝召至闕下授錦衣鎮撫待
詔仁智殿偉有時大醉被召蓬首垢面曳破皂履踉蹌
行中官扶掖以見上大笑命作松風圖偉詭翻墨汁信

手塗抹而風雲慘慘生屏障間上歎曰真仙人筆也偉
出入掖庭奴視權貴人求畫又多不與於是權貴人數
短之居無何放歸南都偉好劇飲或經旬不飯在南都
諸豪客日招偉酣飲顧又好妓飲無妓則罔驩而豪客
競集妓餌之孝宗登極復召見便殿命畫稱旨授百戶
賜畫狀元印章逾數年偉稱疾歸居秦淮之東涯武宗
卽位召之使者至未就道中酒死子山從遺命葬於金
陵

楊公文鑒

衡水裁菴楊公督南畿學政評文知其人之通塞壽殀
無不奇中所刻崇雅錄中士子多爲時聞人癸卯試瞿

文懿公文拔第一以爲必中解元及開榜日人以試錄
報公迎而諭之曰若勿言解元是瞿某否荅曰不也公
愕然曰然則尤瑛耶荅曰然後以次占之多不爽次年
報會試者至南京公時飲於許奉常家亦先使人謂報
者曰會元非瞿某則勿報曰瞿某也公大喜連舉大白
亡算嘗試應天見李紳卷拔置前列而語之曰若文多
孳斂似胸中有悲苦事紳對曰赴試時適喪耦考童生
首取趙衢以其廛無夫里之布文獨諳典則故後再試
閱其卷對之輦蹙曰汝筆何甚蹇滯恐終身不可望科
目矣趙後僅廩於庠卒奪精壹鬱以死至今學士輩猶
多口公軼事稱而慕之後督學房寰至始舉公名宦祀

於學宮

生殯

史癡翁常預出生殯已禱賓客中步送出南門一時傳
為奇事萬曆中齊府一宗人傲而為之治喪七日賓客
往弔命其婢妾號哭慟者賞之以金不則詈而撻之曰
我在爾尚不哭矧異日身後耶殯日極儀物之盛已自
乘筍輿隨其後而觀之雖事出不經要之達生玩世異
乎世之老病而諱言死亡者矣

黃許二老人

無錫黃鴻臚仁卿家於金陵年九十猶健飲噉對客拜
起如壯年御女無虛夕至九十六而終人問其致壽之

道弗荅第聞其烹煉秋石名曰龍虎霞雪丹日服五分
而已公為顧尙書汝學之姻疑傳其術者也幼醫許北
林年八十餘矣上樓躡屐如飛侍妾數人余嘗問聞翁
有素女之術然乎答曰無之第數日不一泄則目昏耳
鳴百節脹痛必一御女始小挺耳意所稟腎氣殊異於
人故老而健房室若此或曰渠自有它術秘不肯言

丹圀隱德

王隱君可立人稱丹圀先生西治吏部之幼子也少有
高韻為諸生謝去儵然塵外家有小園在下街口蒔花
木自娛客至焚香煮茗清言相賞度無客或自以左右
手藏闔雙陸決勝負為笑樂視人之貴富漠如也視己

之貧窶泊如也同母兄官太守富厚一無所干求布衣
蒲屨快然自足兄死其猶子以杉板一副奉之公曰吾
自有具矣卻不受縉雲鄭太常汝璧署京兆事聞其賢
請爲鄉飲賓不得已一往後不再赴人謂有賀友菊之
風年九十而終七十後猶手書所纂小程史諸書數十
卷字細如蠅足蠅頭性好謔語冷而趣遙爲士流所賞
而御子弟嚴嗃嗃終日至今稱其家法焉

白塔

笄橋街北去有小白塔峙於中衢俗傳國初瘞張士誠
於下或云士誠之將帥也按此地元爲龍翔寺基塔
卽其寺中物近庠士陳中正者重葺之累壁爲屋障塔

前閱所度佛像中有鑄字爲龍翔寺者乃知俗傳之謬
矣

王襄敏公不易居

王襄敏公以族家在聚寶門外小市西去馴象門里許
屋宇朴隘居之自若也爲都憲時每過家必引避小市
口路曰此皆吾鄰居父老子弟爲貿易者吾不忍以車
前三騶妨其務也鄰有老人與封翁善公幼以伯父呼
之既貴猶不改後有謂其郊居不便勸市羊市橋北徐
宅者公一目卽報罷同年趙大尹守問其故公曰此府
第也門廳廣大必常得青衣者數人守之吾一老書生
安能辦此矧兒輩邪卒老舊居中其門廳僅如中人家

劉清惠公軼事

劉清惠公麟解尚書歸里常衣白布袍首烏紗巾徒步過其友定陶大尹趙公守家已而某參政者突至不知其爲劉公也頗易之公逡巡一揖而退主人送客入參政問揖者爲誰答曰南坦公也參政大慙沮時參政之與從赫奕甚且相見不爲禮故也大尹之子爲余言又尚書少從大尹父官千戶名經者授舉子業故與大尹善來則烹牛肚麪炊飯待之公所好如此

少治先生里居

少治先生自罷珠厓郡歸閉戶讀書門無襍賓士大夫有過訪者纔一報謁而已年七十餘猶畜少艾閒賦詩

寫字與二三親友共賞度每花發益盎中必招客飲飲中好說古詩奇句或古僻事奇人爲令嘲謔相錯風流文雅人謂有東橋先生之風如是者十許年如一日衣必華整四邊以紅紫黃綠帶緣飾之香氣拂人高自位置意不輕牙一世以是得簡貴聲然公及見弘正閒前輩風檢其深居簡出自重而不輕與人猶是舊時矩度在今日恐凝滯不可行矣

水田詩句

楊水田先生名威舉進士官至四川參政工詩惜傳世者少嘗憶其佳句云燈影細搖窗外月雞聲忽報屋頭霜楚楚有致歸田後一夕病中賦得白石清江一酒樓

黃花無語對人愁之句自知不起遂敕析家政而幼年
僅五十有八公與劉南坦公皆受業於千戶趙經先生
之門趙先生武弁而攻毛詩精舉子業出其門者多名
士有僚友欲聽其講孟子先生必正衣冠據席而談先
生子守亦舉於鄉官縣令

南都舊日宴集

外舅少冶公嘗言南都正統中延客止當日早令一童
子至各家邀云請吃飯至巳時則客已畢集矣如六人
八人止用大八仙棹一張殺止四大盤四隅四小菜不
設果酒用二大杯輪飲棹中置一大碗注水滌杯更斟
送次客曰汕碗午後散席其後十餘年乃先日邀知次

早再速棹及殺如前但用四杯有八杯者再後十餘年
始先日用一帖帖濶一寸三四分長可五寸不書某生
但具姓名拜耳上書某日午刻一飯棹殺如前再後十
餘年始用雙帖亦不過三摺長五六寸濶二寸方書眷
生或侍生某拜始設開席兩人一席設果殺七八器亦
已刻入席申末卽去至正德嘉靖閒乃有設樂及勞厨
人之事矣

金陵諸臺

六朝以來諸臺今惟昭明太子讀書臺在鍾山之上雲
光雨花臺在聚寶門外越王臺在馴象門內小市口宋
元嘉鳳凰臺在驍騎倉南上瓦官寺或有云在城外新

亭今石子堽者謬周孝侯讀書臺在武定橋東蟒蛇倉後郭文舉讀書臺在治城今太一殿其遺址此皆灼然可據者若晉之衛玠臺在新亭南齊之九日臺在鍾山梁之望耕臺在秦淮北岸皆不可考矣

辛水東流

少橋張封公居北門橋之豆巷嘗語余三十年前有一堪輿謂之曰君宅後之河自西而東所謂一彎辛水向東流也此地宜出狀元時人以封公子孚之美秀而文意驗在此久之焦澹園先生移居其對門至萬曆己丑大魁天下其言乃驗而孚之亦舉乙未進士官至長蘆鹽運使

神敬貴人

顧東橋尚書未第時年十七八家有事蚤起禱於城隍之神甫至廟門有一軍人驚問曰是顧相公邪曰然曰公異日必作尚書矣公怪問之軍人曰吾因赴小教場操演起太蚤假寐於此聞廟內有人傳呼掃除庭內曰顧尚書來吾候之惟公至故云然公謝其人入廟禱祠常以此自負後卒官大司寇乃知世之顯貴名德人卽鬼神亦爲禮異也

路傍甲士

萬曆乙酉八月十七日萬壽聖節時督學房御史袁勅諸生赴禮部拜碑予時在洪武街舊居偕張韞甫雇輿

往比歸方五鼓月明如晝余在輿中假寐韞甫與前行
過供應機房路轉入珍珠橋地多葦池蔬圃韞甫見路
側無數甲士跪伏於道若有所俟者韞甫悸噤不敢出
聲翌日爲余言之不知此何祥也

南都諸醫

南都在正嘉閒醫多名家乃其技各顯一門無相奪者
如楊守吉之爲傷寒醫李氏姚氏之爲產醫周氏之爲
婦人醫曾氏之爲襍症醫白騾李氏刁氏范氏之爲瘍
醫孟氏之爲小兒醫樊氏之爲接骨醫鍾氏之爲口齒
醫袁氏之爲眼醫自名其家其人多篤實純謹有士君
子之行常服青布曳襪繫小皂絲頂圓帽著白皮靴出

入多步行閒用驢騾或用轎止黑油藤板者如閭左婦
人所乘耳有召者必詢爲某病非所治則謝不往不似
今之大小內外雜症兼習也

守吉奇治

余母氏外家謝五老夫婦病感冒月餘矣飲食不可下
纔屬口輒嘔噦衆醫皆以死法棄去一日楊偶過其門
邀入診之曰無傷也病久已去久不飲食腹枵矣小進
食虬蟻上爭噉胸次攪繞作惡耳試頓食之當勿藥而
愈家人羣駭其說然度無可奈何姑從之遂以冷茶投
粥中頓與人二大盃初尙作嘔已漸喜食食已沉睡覺
而霍然起矣又一人病羸瘦委頓甚百方不效求楊診

客居齋語 卷七
之楊曰若病非藥所能愈第於五更向煮牛肉肆中候其初熟揭鍋蓋時若以口鼻向鍋傍吸取其氣久之取其牛肉汁一碗飲之數日可愈矣從之果然楊它治多類此

艾千戶

監前西倉巷有艾老者衛千夫長也年至當告替一子年十六七而脣上有贅瘤初如豆已漸長大如拳觸之痛不可忍父子相抱終日啼一日艾老往南門歸至內橋途遇一道人賣藥者試以子病語之道人曰吾能治此若家何許且當詣汝告之翌日道人果至診其子曰是不難第愈時當謝我二金耳艾老許諾遂出囊中藥

以一青綫糝之繫于瘤之根次日又至又次日再至語艾老曰病卽愈矣明日當具金謝我翌日候之不至瘤如故父子又相抱而啼疑其紿已病終已不可爲也午飯時其子方握匕瘤素然墜几上竟無所苦候道人竟不至其子以是年赴京襲職歸

報恩寺塔

大報恩寺塔高二十四丈六尺一寸九分地面覆盆口廣二十丈六寸純用瑠璃爲之而頂以風磨銅精麗甲於今古中藏舍利時出繞塔而行常於震電晦冥夜見之白毫燭天自諸門湧出戛戛如彈指聲嘉靖庚申寺被火并其護塔廊毀之塔故無恙至萬曆庚子中其

客居齋記 卷一
貫頂大木朽蝕者半金頂亦欹斜矣雪浪洪恩慨然謀
正之身自募化凡得金數千架木易其貫頂之木又斥
其餘貲修塔廊煥然頓還舊觀矣余嘗爲文記之無何
爲其徒蝎譖被逐而死於吳之平望叢林中至今爲之
惋歎陳太史魯南琉璃塔記曰廣四十尋重屋九級高
百尺外旋八面內繩四方似過其實而文甚奇麗可重
也

異僧

雪浪修塔時所構鷹架與塔頂埒一方僧居雪浪座下
善升高時天新雨僧著釘鞋登塔之第九層從門出反
身以手援檐距躍而上至承露盤中衆人自下望之爲

股栗而此僧往來旋轉捷若飛猱易如平地咸詫以爲
神余弟羽王親見之余謂此僧者非脇有肉翅必膽大
如斗或能壁飛要之彼法門中大有能狡儉人酉陽雜
俎言唐五官寺因無遮齋象中有一少年請弄閣乃投
蓋而上單練鬚履膜皮猿挂鳥跂捷若神鬼復建瓴水
於結脊下先溜至檐空一足欹身承其溜焉此人與此
僧頗相似

掘地得古鏹斗

萬曆辛亥夏五月杏花村種地人於杏樹下掘得一銅
器大如巨碗三足有柄長可尺許友人沈不疑以爲古
歆血槃非也此正是古之鏹斗耳字書以鏹爲温器其

制如今有柄銚子而加三足蓋古之鼎烹大鼎則卒難
至熱故温已冷之物一二人食則用鏹也此地不知何
緣埋此且在杏樹根下數尺餘得之又非古墓兆亦奇
事

巡城

舊時臺史之巡視五城者日行閭巷間地方有闕者總
甲卽執其人詣馬前咨之隨爲分割決遣而去正德閒
吳交石公爲都御史各道御史於其私宅謁見往往就
所坐鄰家染坊中了城事又有胡州判者住北門橋一
御史與之善偶來拜坐其家有總甲執訟者就廳事中
人決十板而去家伯祖爲余言之當時事體之簡易如

此其後總甲不復途中咨稟惟開單詣御史所居宅呈
治後又創造察院益爲嚴重視曩者事宜益不侔矣

輿馬

四友齋叢說中記前輩服官乘驢者在正嘉前乃常事
不爲異也頃孫冢宰丕揚嘗對人言其嘉靖丙辰登第
日與同部進士騎驢拜客步行入部先伯祖亦言隆慶
初見南監廳堂官多步入衙門至有便衣步行入市買
物者今則新甲科輿從舄奕長安中苜蓿冷官非鞍籠
肩輿腰扇固不出矣又景前溪中允爲南司業時家畜
一牝羸乘之以升監旁觀者笑之亦不顧今卽幕屬小
官絕無策騎者有之必且爲道傍所擲揄憶戊戌己亥

閑余在京師猶騎馬後壬寅入都則人人皆小輿無一騎馬者矣事隨時變此亦其一也

俗侈

南都在嘉隆間諸苦役重累破家傾產者不可勝紀而間里尙多殷實人戶自條編之法行而雜徭之害杜自坊廂之法罷而應付之累止自大馬重紙之法除而寄養賄賂之禍蘇自編丁之法立而馬快船小甲之苦息然而民閒物力反日益彫瘵不自聊者何也嘗求其故役累重時人家畏禍衣飾房屋婚嫁宴會務從儉約恐一或暴露必招板累今則服舍違式婚宴無節白屋之家侈僭無忌是以用度日益華靡物力日益耗蠹且曩

時人家尙多營殖之計如每歲赴京販酒米販紗緞販雜貨者必得厚息而歸今則徃多折閱殆是造化默有裁抑盈虛之理故難偏論也

女肆

余猶及聞教坊司中在萬曆十年前房屋盛麗連街接弄幾無競地長橋烟水清泚灣環碧楊紅藥參差映帶最爲歌舞勝處時南院尙有十餘家西院亦有三四家倚門待客其後不十年南西二院遂鞠爲茂草舊院房屋半行拆毀近聞自葛祠部將回光寺改置後益非其故矣歌樓舞館化爲廢井荒池俯仰不過二十餘年間耳淫房衰止此是維風者所深幸然亦可爲民閒財力

虛羸之一驗也

玄帝靈籤

北門橋有玄帝廟相傳聖像乃南唐北城門樓上所供者後移像於今廟廟有籤靈驗不可勝紀人竭誠祈之往往洞人心腹之隱與禍福之應如面語者余生平凡有所靡不奇中乙酉余一四歲女偶病祈之報云小口陰人多病厄定歸骸骨到荒丘已而果物庚子余病三月祈之報以宜勿藥候時四月祈之報云病宜增骨瘦且如柴已而果然五月祈之報云而今漸有佳消息是月病果小減六月祈之報云枯木重榮此月肌肉果復生駸駸向平善矣余嘗謂帝之報我其應如響迄今不

敢忘冥祐也它友人祈者尤多奇應

寵鼈

張韞甫言其鄰人噉飯時有寵鼈墮碗中亟摘去之啖其飯遂患腹痛至不可忍醫百方療之不效不知其爲寵鼈毒也久之痛漸下至腎囊遂破從瘡中出寵鼈數枚豈墮碗時遂遺種邪此與宋人洗足海中蛤精入踵事相類非徐才伯之神那能辨者

產怪

萬曆癸丑四月前叅將某某家一僕婦產巨卵五色者一餘漸小至數十枚不知何故意必爲蛇所交而成又一家僕妻產物如驚嬰姍能行又穩婆劉氏爲家人言

曾遇婦人坐蓐產蝦蟇數十者今丁巳春下關一婦產
一夜又二頭赤髮共身有聲口嚙人跳踉欲上屋穩婆
手掣之扼而死天壤之間何所不有人之產物與牛馬
之生人要之必有所因可臆而斷世人以耳目所不習
遂見爲怪耳程生馬馬生人物類變嬗寧有極哉

白兔白猿白鼠

癸丑五月初七日雨後鎮江人徐某牛市寓中有一白
兔江夏星士汪應龍持來閱之毛白如雪眼赤紅頗馴
擾能出入人衣袖中亦奇物也徵所自得云自天台山
中山有一洞洞有白物者五一猿一鸚鵡一穿山甲一
蜈蚣而蜈蚣尤奇身長尺餘脊之兩緣如眞珠者櫛比

之
晶瑩異常免爲黃工部貞甫買去此中士人多爲詩詠

石碌金都閩流寓南都家有白猿一隻長可二尺許眼
與面及胸皆赤色毛如雪而禿性頗馴不似它狙狖之
躁動也時時閉目危坐似習禪定者金以銀六十兩易
得之

余家淮水飲虹橋北河房爲家僮所居中有白鼠若初
生者僕輩時見之白物不必長年亦不必瑞世自有此
種不足爲異

紅鵝

王貢士忠徵官全椒學博夏日同知縣樊玉衡禱雨樊

屬王詣壇釘桃椿倏見空中有如大紅鵝者飛甚迅盤旋王頂上頃大震雨遂霽乃知世所畫靈神脇有兩紅翅亦自有據也癸丑六月六日王之子履泰與余言于門樓中

烏龍潭

余友俞公仲茅曾同數友人泛舟於石城門內之烏龍潭時日已暮矣舟在潭北忽見潭南水面有物浮出黑而長可數尺昂首望北而行水輒盈涌舟中人驚呼之遂沒元金陵志言輿地志宋元嘉末有黑龍見玄武湖側今潭近湖疑卽當時所見之處按今潭去湖絕遠志又言潭在永慶寺之前今去寺亦相懸□□寺之後數

里意元人修志者未嘗親履其地祇□□傳聞書之故多乖舛若此耳或又言今所云潭□□湖地潭自在今京旗手大倉中有大池深澄有□□□不知然否

盧苑馬

盧苑馬公璧舉嘉靖戊戌進士歷郡守至今官生平抱苦節宦歸行李蕭然室廬皆先世遺無所增置性好菊宅傍有園公手藝菊其中廣求異本至數百品躬搔抑灌溉之秋時花發召客宴賞累日自餘閉門晏坐閒讀醫書訂藥品意泊如也余目中所睹士大夫清介此公爲首以子姓不甚顯人遂鮮知之者頃郡數舉鄉賢祀如此公竟不得與俎豆之列可爲浩歎

讀書五色筆

外父少治公嘗謂余言先輩蔣公名滋上元人成化丁未進士官參議其少爲諸生所居在下街口門有樓二閒卽公讀書處也後罷官歸猶讀書其上杜門掃軌人罕覲其面有通鑑綱目一部每閱一過卽以一色筆圈誌之凡數閱五色皆備所批字畫精謹深可寶玩此不惟見前賢操履清貞矯矯人外卽其終身學古無它者好亦當時醇樸寡欲之一端也沈韓峯侍御看綱目亦用五色筆前輩讀書用意大都爾爾今人鹵莽言之使人慨歎深

盛仲交

盛貢士時泰在慶曆閒以才名噪一時楊用修王元美二先生皆與之友稱譽之博南爲其所居蒼潤軒作記弇州贈詩有盛子來金陵醉眼天模糊能令陸平原不敢賦三都之句每有撰述伸紙落筆滾滾不休頃刻萬言可就紙盡則已否則更揮而足之詞意清曠磊落超軼絕塵真異材也善畫水墨竹石人謂有洋州眉山之風生平不問家人生產爲子敏耕娶婦妻沈孺人囑其勿它適薄暮偶一友人過之言將之城南某寺仲交欣然偕往比親迎四覓仲交不可得已閱數日方歸人問適從何處來乾笑而已其任達如此

小九華

胡長白家武學右袁府巷偶鋤後園地忽鏗然有聲異之以手擘土見一研山埋其下出之長可尺許高數寸峯巒峭崿森秀紋如胡桃色黝然真凡案之佳物也長白以形類九華因名小九華如東坡先生仇池石故事手自爲記屬友人咏之按此地在南唐爲宮內傍有護龍河石螿尙在元則爲龍翔寺矣石不知何時入土中

梁八老

梁刺史名楹楹之父曰梁八老俠烈士也刺史以嘉靖丙午舉于鄉宴客召伶人爲劇所食伶者糲也伶于筵前發科糲之八老怒陰部署家人椎一豕烹之炊粳米三斗爲飯以二大甕酒佐之賓退扁戶呼伶前曰來若

何等入卽噉糲何不足若所乃敢當筵訕我我今爲若具食而輩立噉盡否則斃汝鼠子言訖左右持白挺者林立侍伶跪伏泣涕呻嚶請命久之不解而八老最鍾愛其長女伶之黠者知之潛懇其僕達于女女乃急呼八老入旣入而家人私以梯縱伶升屋踉蹌遁去自是八老每讌諸伶廩廩亡敢或偃蹇者

欽天監爲順天府丞

嘉靖中周公相由天文生厯官欽天監監正加順天府丞公洞曉厯算占候之術嘗與唐荆川先生反復辨難家有所著書數大冊皆言曆法今亡矣公恒言候占星宿不但知其分野度數而已其光色星星不同要須隔

紙窗穿隙觀之一見其光便知爲某星百不失一方可言占候耳此昔人論星所未及公孫元舉萬曆乙未進士

沈侍御

前輩士大夫致政在林下者類杜門謝交游郡邑大夫至終任多不識面曾聞沈侍御越罷官歸日坐樓上寫書以三錢雞毛筆抄至數十百冊親友亦不數相見汪公宗伊爲南部郎公按部日所薦官也執門生禮候公辭不見立赤日中數刻僅一接之汪公歎息而去其簡遠如此在今日則亦有不能遂其高者矣後公當舉鄉賢汪公官大京兆以公門人引嫌不敢申院遂中輟公

論至今以爲闕典

王奇

王奇爲諸生通天文卜筮星數之學後以事被褫乃以術游四方成化中來金陵三原王公在兵部方爲權貴所厄屬奇筮之奇日公歸矣越三載其起當銓衡乎已而果然吏部官欲黜二御史問其命奇日命豈宜問于公哉進退人材固有不在命者不對而出刑部逸重囚主者屬奇筮之遇恒之大過奇日五爲囚圍賊入矣其焉逃之計其獲日與時皆不爽聞者皆色然駭陳指揮妻死將斂其女病問命于奇奇日女固亡恙其母亦且未死後當生二子卽欲斂其必越午午時妻復生後果

生子二人王郎中應奎問命奇曰是火氣太盛若官之南所至必有火災後守台州既上三月郡中災十室九燼王以疾去其他奇中尙多奇天台人無錫邵文莊公爲傳其事奇術

王元吉

方正學先生志元吉墓載其事曰元吉年十四歲饑與兄行糶旁縣道遇盜利其粟將劫之兄懼走匿元吉不爲動徐給罵曰庸縣官使吾運粟許夫防我而不至若豈防夫邪後有粟車數十兩若其防後至者盜以爲然散去福壽在金陵盜陳也先潘甲率兵數千自稱爲元帥聲言討賊索軍食城下守將閉門伏不出福壽憂不

知所爲元吉造門請見論事福壽起問計答曰今城中無一軍而盜兵悍甚此難與爭鋒當以計破之盜索芻粟公宜開城門陳芻粟車若將饋之者而陽以好言給之請一元帥以卒來取芻粟彼聞吾言不測吾淺深兩人必相讓則主者必自來吾以計殺之而制其一人易矣福壽從其言旣而潘甲果自來執殺之也先失勢所自敗去元吉絕不以語人久之上得江淮卽金陵爲帝元吉因噤不更談世事隱醫肆中自給卒以布衣終奇計前似李穆之于宇文泰後似王文正之待趙元昊不讀書而闇合奇士也

溪漁子

溪漁子王顯江甯人少脫略不拘讀書不肯帖帖諸生
閒自雄其才志嘗往來江淮閒結交大俠異人謂古人
功業遇當其意徘徊歎息仰天拊髀若有意從之游者
天台林右豪士善擊劍知兵而長于爲文張穀陽狂飲
酒自放於歌詩二人皆自負高於一世顯游淮上嘗釣
海濱望見二人踞坐大笑二人者知其非庸人也卽與
之語大驚異其所爲引歸逆旅主人出酒相飲攝衣跣
行起舞爲樂驩聲撼數百家辨難上下古今事折衷
損益根據理道識者知其非狂生或不識其爲人共哂
指笑之以爲真狂或又疑其爲神仙人云顯舉若不聞
過適其志鮮衣怒馬行衆人中見者爭觀之否則被汗

垢短衣逐躡市人後市人呵之弗辭也後忽盡悔所爲
買書數千卷伏讀之爲文章奇偉伉健然恥以自名嘗
曰漢無儒者唯賈生諸葛孔明耳唐人陸贄粗有識然
不足庶幾王道所貴乎學將以輔天地所不及耳不然
多讀書何爲

奇人

李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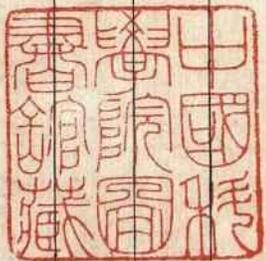
宋太史濂李疑傳曰李疑者居通濟門外閭巷子弟執
業造其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固貧
甚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吏吏部得疾無他子弟
人殆之不肯舍杖踵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我
聞君義甚高願假榻疑許諾延坐汛室具牀褥爐竈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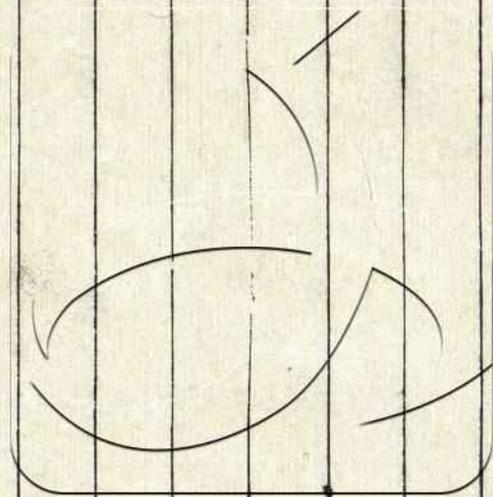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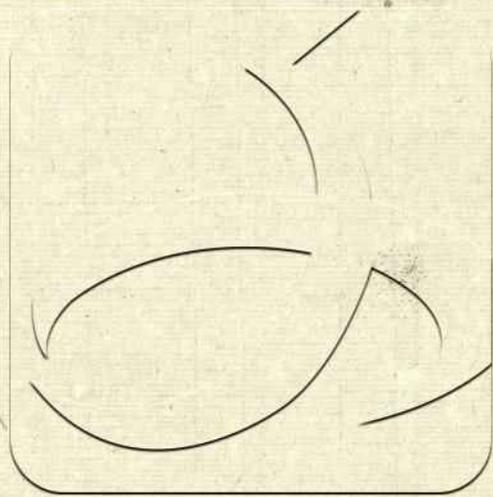
之徵醫師視脈躬爲煮糜煉藥旦莫執手問所苦旣而
疾滋甚不能起溲矢衾席穢不可近疑日爲刮摩浣滌
不少見顏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
厚德囊有黃白金四十餘兩在故旅邸願自取之疑曰
患難有恤人理宜爾何以報爲景淳曰君脫不取我死
恐爲他人得何益疑遂求其里人偕往攜以歸面發囊
誌其數而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殯于
城南聚寶山舉所封囊寄其里人家往書召其二子及
二子至疑同發棺取囊按籍而還之二子以米饋卻弗
受反贖以貨遣歸平陽耿子廉械逮至京師其妻孕將
育衆拒門不納妻臥草中以號疑問故歸謂婦曰人孰

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倘育而爲風
露所感則母子俱死吾寧舍之而受禍何忍死其母子
俾婦邀以歸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
始辭去不取其報人用是多疑名士大夫咸喜與疑交
見疑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讀書爲文亦可觀嘗以儒舉
辭不就然其行最著

真義士似杜環

客座贅語卷七終





客月書言

卷一

三



